

20世纪
中国文学
价值系统
1900—1949

● 程金城 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程金城 著

20 世纪
中国文学
价值系统

1900—1949

书 名 **20 世纪中国文学价值系统**
 1900 — 1949

作 者 程金城 著
责任编辑 刘铁薇
封面设计 铁 薇
版式设计 铁 薇
出版发行 敦煌文艺出版社(兰州第一新村 81 号)
印 刷 兰州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 1168 毫米 1/32 插页 2
印 张 10.5
字 数 250,000
版 次 1996 年 6 月第 1 版 199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1,000
书 号 ISBN7-80587-345-3/1·306
定 价 14.00 元

(敦煌文艺版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20 世纪中国文学价值系统

1900 — 1949

程金城 著

历史只能参照不断变化的价值系统来写,这些价值系统则应当从历史本身中抽象出来。

——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

如果人文科学想要求得自身的生存,它就必须关心价值。这种关心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最明显的区别。

—— 贡布里奇:《艺术与人文科学》

序

金城嘱我为他即将出版的《20世纪中国文学价值系统(1900-1949)》一书写序。我大约是最早得悉他从事这项研究的人之一,那已经是几年以前的事了。然而现在,当几十万字的书稿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想到的,却是一个本来似乎不该到此刻才来提的问题:这项研究,它本身的价值又是什么呢?

中国目前正处在深刻的变化之中。这场变化,涉及到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乃至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在作为思想文化一个重要方面的文学领域中,出现了新的观念,新的主张,新的追求,新的理论,新的创作方法和研究方法。有的人把新作为自己的目标。一般说来,这是不错的,因为文学艺术自古“贵在创新”。但他们可能真正感觉到了时代对文学的要求,从而创造出了真正意义上的新;也可能根本没有能力去感觉时代的要求,只是为新而新,这样的“新”虽能炫人耳目于一时,其实不值得认真对待。然而,他们往往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将历史和传统看作明日黄花,以为与今天无关,与己无关。有的人不同,他们认为有必要重新回顾历史,既从现实生活中,也从对历史的总结中,找出新观念等等出现的理由,置它们于科学的基础之上。于是我们看到,一个时期以来,不少研究者选择了宏观的题目。这不是偶然的现象。研究者站在历史的高度,重新审视过去,为的是认清现在,走向将来。

但并非所有的宏观研究都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有时候,规模宏则宏之,观之却不深。从对文艺思潮的研究而论,一味突出从“为人生”、“为艺术”到“为政治”的主潮,从现实主

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到“独遵”现实主义的主潮，其狭隘性已经毋庸置疑。然而，即使把“五四”以来（或者再上溯到20世纪以来，乃至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出现过的种种文艺思潮统统加以列举，克服曾经禁锢过我们头脑的任何样的偏见，给予每一种思潮历史的、客观的评价，也未必就能使研究的总体深度有大的增加。但对研究来说，这种深度却十分要紧。规律性的东西是从这里来的；启发性的东西是从这里来的；把回顾过去、认识现在和思考未来三者结合起来的東西也是从这里来的。而且，真正有深度的研究，也才是真正有创造性的研究。

问题在于要找到一个切入点。本来，研究某个特定的对象，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找切入点，于是，找到的切入点也会不同。决非只有一个切入点才是准确的，相反，角度的独特，切入点的独特，有时还正是研究工作中创造能力的一种表现。但前提是它必须准确。也就是说，从这一点来切入，必须能够真正深入到问题的核心；或者说，从这一点来切入，能够真正抓住核心的问题。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在其历史的特定时期里的文艺思潮，都有这样的核心问题。这里所说的文艺思潮当然不是单一的，但不管其中的哪一种，都无法逃避这个核心问题，都必须对这个核心问题做出自己的回答。由此显示出它们或相通或对立。据此它们或相互结盟或相互批判，甚至弄到“你死我活”。而更重要的，是由此决定了它们各自思想和文化的性质。也决定了在那个历史时期里，它们应该得到怎样的评价。

我以为金城的研究便是找到了一个这样的切入点。他通过这个切入点，使我们看到了从上一世纪到本世纪中国文学发生变化的根据，这种变化的深刻性。也使我们看到了本世纪中国文学各种思潮流派怎样相比较而存在，以及造成它们此消彼长的因素。还使我们看到了它们或者当时受到贬抑今天反而显示出某种艺术生命力，或者情况乍看似乎要倒过来的原因。这个切入点不是别的，就

是他在本书里提出并讨论的本世纪中国文学的价值观念的问题。

毛泽东在论述中国革命文艺的方向的时候，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毛泽东所说文学为什么人，实际是指文学为什么阶级，以及由此所决定的文学的阶级的性质。诚然，在阶级社会里，尤其在中国现代那样的历史条件下，这是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但假使我们局限于据此对文学进行说明，则不能不说是对工作任务的简单化。事实是：任何特定历史时期里的文学（包括这一时期里各种不同的文学以及各个作家创作的文学），它们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积极的或消极的追求，强有力的或无力的追求，既有明显的区别又有相通之处的追求，都不能仅仅用作家在为什么人或为什么阶级来解释（而在背后推动着这种追求的东西，以及在前面构成这种追求的目标的东西，乃是我们为了认识一种文学必须认识和把握的东西）怎样认识和把握？从它的价值观念入手，是一种正确的方法，一条正确的途径。

本来，精神产品的价值观念问题有其特殊的复杂性。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作家创作的作品所体现的作家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是通过读者对作品的接受和评价体现的读者的价值观念。这两个方面必定要互相影响——彼此既接受对方影响，又影响对方；而这种互相影响，又必定是也只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特定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潮的环境中进行。但最终被作为文学的价值观念确定下来的，是体现在作品以及理论中的价值观念。它不能用宁静似湖来比喻，应当用时而奔腾时而徐缓的河流来比喻。人们从它的发展变化看到的，则是文艺思潮的变化。

本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从内容到形式的质的变化，是跟中国人在文艺问题上价值观念的变化分不开的。贯穿在这一变化过程中的所谓中西文化的冲突和融合，首先就是文化问题上（包括文艺问题上）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念的冲突和融合。在一定的意义上，本

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各种思潮，便是由它们在这种冲突和融合中的态度来区分，而它们的态度同时反映着它们的价值观念。但是，正如毛泽东所说的，“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在文化问题上，也就是从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俯首帖耳，或者对西方文化的顶礼膜拜，走到了进行独立的探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的知识分子，曾经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而奋斗，他们正是进行着这样的探索。这里有辉煌的成就，也发生过某些偏差。这种偏差，当然也是价值观念的偏差。在作为人类特殊的精神活动的文艺的领域内，偏差还更加明显一些。无论成就或是偏差，都既属于个人，又属于时代；既是个人的，又是时代的。

我想现在我可以来对金城这项研究自身价值的问题做出回答。表面看起来，金城是研究了中国本世纪上半期文艺思潮发展的一个方面，一个问题，实际上，他为我们发掘了这一发展中更加内在的东西。在整整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文学究竟发生了什么性质的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它跟这半个世纪中国社会的大变动有怎样的联系，又怎样反映着这个大变动？它怎样改变了中国文学的面貌，这种改变对于文学的发展又有怎样的意义？所有这些，金城都通过他所选择的价值观念这个切入点，为我们提供了独特的、有深度的分析。

在这篇短短的序里，我不可能详细地来介绍金城这本书的具体内容。然而，谈到金城这项研究的价值，还有一点不可不提及。任何文艺思潮都是一定时代的文艺思潮。而任何一个时代的文艺思潮，为时代前进的方向所决定，必定有它的主潮。但除开某些非常特殊的情况，而且是人为的、不正常的情况，由于这个时代社会生活各种复杂因素的作用，也由于文艺作为人类特殊的精神活动的特点，同样属于时代的文艺思潮却不可能是单一的。即便是主潮，也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主潮和非主潮甚至还可能互换位置。

这种情况反映出文学的价值观念有其多样性。这没有什么不正常,相反十分正常;不是消极的现象,相反是积极的现象。本世纪上半期的中国,虽然处在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之中,在根本上,文艺思潮发展的事实同样是如此。所以,对这半个世纪里中国出现过的各种文学价值观念,应该全面地把握,不应当只取其一而排斥其他。金城在这本书里就是这样做的。但他并不止步于此,还更进一步,以此为基础,致力于构筑这半个世纪中国文学价值观念的系统。金城所构筑的系统,并非只是对这些文学价值观念纵的和横的排列,而是对它们内在联系的发掘,以及按照历史和审美的标准对它们所作的比较。因此,他构筑这个系统的工作乃是一件创造性的工作,既把对本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价值观念的研究推向全面,又把它推向纵深。

我从这篇序的开始到现在,反反复复,谈到的都是金城对文学价值观念的研究。但本书论述的不光有文学价值观念系统,还有文学价值创造系统和文学价值实现系统,简言之,如书名所表明,它论述的乃是由上述几个系统构成的整个文学价值系统,其中文学价值观念系统是基础。如果说,对文学价值观念的研究,往往总是跟对文艺思潮的研究相联系,甚至就属于文艺思潮的研究,那么,当研究的范围从文学价值观念扩大到整个文学价值,它又具备了另外的也是独立的理论和实践的意义。金城这本书,便是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了这样的研究,完成了这样的研究。他把文学价值的问题,分为文学价值观念的问题,文学价值创造的问题,和文学价值实现的问题,既从这三个方面,提出了他对本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发展的有特点、有深度的看法,也形成了他关于文学价值问题的独创的、完整的理论。这是本书的主要特点。在谈到金城此项研究的价值的时候,我不能不说这又是十分重要的一点。我在前面提到了今天中国文学的变化,我还提到这些变化,有的是时代变化的一种反映,有的则还未必。它们使一些人感到困惑,感到迷

惘。你想从困惑和迷惘中摆脱出来么？你想找到表面的杂乱下面的规律性的东西么？你想确定一个对它们做出评价的标准么？你想对这些现象的发展做一些思考么？抓住文学价值观念的问题，以及整个文学价值的问题，虽未必就能“拨开迷雾见晴天”，但至少能使我们的认识变得清楚一些。

目 录

序	(1)
导 论 “20 世纪中国文学价值系统”的理论架构	(1)

上 篇 文学价值观念系统

第一章	中国文学价值观念重构的机遇与难题	(13)
	一、背景与重构机制	(13)
	二、动因与制约因素	(19)
第二章	“内在尺度”的把握: 对文学需求的意识	(27)
	一、文学需求系统的构成要素及结构层次	(27)
	二、文学需要优势的形成及转化机制(上)	(32)
	三、文学需要优势的形成及转化机制(下)	(36)
第三章	“客观尺度”的把握: 对文学属性的意识	(41)
	一、“还它一个本来面目”	(41)
	二、“别求新声于异邦”	(46)
	三、“文学是什么, 我不知道”	(47)
	四、“文学至死是自由的”	(50)
	五、“从实际出发, 不是从定义出发”	(51)
第四章	文学价值观念的类型分析与比较	(55)
	一、以人为本的文学价值观念体系	(55)
	二、以善统真的文学价值观念体系	(60)
	三、尊情崇志的文学价值观念体系	(64)

	四、以我为主的文学价值观念体系····· (66)
	五、文史一体的文学价值观念体系····· (69)
第五章	文学价值观念系统的动态描述····· (72)
	一、新的文学价值观的初步形成与“重估”····· (72)
	二、“大转变”的实质与 30 年代文学价值观····· (81)
	三、抗日战争后的文学价值观····· (90)
	四、中国新文学价值观念动态系统概观····· (96)

下 篇 文学价值创造系统

第六章	作家人生态度与文学价值要素····· (100)
	一、作家角色的转换····· (100)
	二、作家人生目标与文学价值目标····· (106)
第七章	作家之群与文学价值之维····· (112)
	一、“群”之概念与文学价值的关系····· (112)
	二、世纪初作家群····· (115)
	三、鸳鸯蝴蝶派作家群····· (119)
	四、“五四”及 20 年代作家群····· (124)
	五、30 年代作家群····· (131)
	六、40 年代作家群····· (135)
第八章	艺术思维特征····· (137)
	——文学价值创造过程分析之一
	一、艺术思维方式的改变····· (137)
	二、艺术思维方式与文学价值意蕴····· (140)
	三、中国现代作家创作心理之特点····· (142)
第九章	客观再现与主观表现····· (146)
	——文学价值创造过程分析之二
	一、文学新格局的形成及其反思····· (146)

	二、客观再现综论	(164)
	三、主观表现综论	(188)
第十章	文学原型的置换	(207)
	——文学价值要素分析之一	
	一、引入原型理论的意义	(207)
	二、传统文学原型的置换	(213)
	三、“五四”文学原型的变体	(224)
第十一章	文学象征系统	(237)
	——文学价值要素分析之二	
	一、象征与文学价值	(237)
	二、象征系统新景观	(239)
	三、新象征系统的意义	(245)
第十二章	文学的人格“再造”系统	(250)
	——文学价值要素分析之三	
	一、人格观念的重要意义及其在现代的嬗变	(250)
	二、“理想人格设计”概观	(262)
	三、潜隐系统:人格的批判与再造	(273)
余 论:	文学价值实现系统论纲	(282)
	一、“文学价值实现”界说	(282)
	二、新的读者群出现的意义	(283)
	三、悄悄发生的革命	(285)
	四、惊世骇俗之作的价值	(285)
	五、深层问题与权宜之计	(286)
	六、欣赏心理的定型与价值实现的向度	(287)
附录一:	文学角色的喜与悲	(288)
附录二:	神圣与世俗的背反	(300)
后 记		(313)

导 论

20 世纪中国文学价值系统的理论架构

1

20 世纪,是一个价值体系极度“膨胀”、价值观念异常纷杂的时代。那些曾处于上世纪与本世纪之交的先哲们,在喊出“上帝已死”、“重估一切价值”的震聋发聩的口号时,似乎在宣布人类历史的重新开始,它预示着人类新纪元的开创必然伴随着新的价值观念的确立和新的价值体系的建构。

一百年就要过去了,如今我们又将面临一个新的“世纪之交”。当站在新旧世纪的交界处,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时,新世纪来临的欣喜在鼓舞着人们,“世纪末”的情绪却也在一层层地包围着人们。20 世纪过于剧烈的精神震荡和太多的价值反差,使得人们在审视历史时带有过分的怀疑精神而并不仅仅充满自豪感。人们对于过去充满留恋,但也若有所失,对于未来充满信心,但也有着迷茫。价值的失落感和意义的丧失感,自从世纪初喊出“价值重估”后就不曾终止,它相伴着价值意义重估和价值系统重构的全过程,至今仍然萦绕在人们的心头,而且在世纪末益发显得突出。这似乎在证实着一种断言:人有时可以忍受肉体上饥饿的煎熬,但却难以忍受精神上无价值、无意义感的折磨。“价值观的丧失是我们的时代的最终痼疾……而目前的状况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要危险……

人类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这种状况。”^①

20 世纪人文科学的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说，也以“价值重估”为其开端；20 世纪的世界文学，不但其变易发展受到这种氛围的浸染，而且对它的意义的估价也颇受影响。在世纪之交，文学同样也面临着如何评价其价值的历史性课题，由“价值重估”开始的历史自身也到了被重估的时候。

本世纪世界文学，以其对传统的反叛姿态和不断的变革意识走过了不平凡历程，世纪初由具体文学派别的标新立异最终引起文学风貌整体变革的态势至今仍未终止，不安分的情绪和思变的意识似乎充满了这一世纪的每一个时空。创作上的纷繁复杂和理论上的不断趋新，好像有着无止境的深层动因在驱使。人类既往文学史上那种层层递进的历史步伐和规律仿佛完全被打乱。文学对人类意味着什么？人对文学有着什么样的需要？文学能否和怎样去满足人的特殊需要？在这些方面探讨和积累了几千年的历史经验受到了空前的怀疑和挑战。这些现象，构成了 20 世纪世界文学与过去文学的极为鲜明的比照和反差。

与此同时，20 世纪世界文学本身又形成了同样鲜明的比照和反差。从时间上来说，前后矛盾、相悖互逆、今日否定昨日的文学现象伴随着本世纪文学的整个过程；从空间来说，最新式的和最古老的、最时髦的和最传统的文学精神、样式、方法，在不同的区域此起彼伏、相互映衬而又各得其所。人们曾经呼唤、至今仍在“走向”的 20 世纪世界文学，是由一个个大小不等、色泽斑斓的动态“板块”组成的。对于这个世纪的文学已经不能用传统研究方法和角度概括，不能再如以往把某种文学思潮与某个世纪简单联系起来。

所有这一切现象的产生，都可以找到其具体的原因，可以做出各式各样的解释。但是，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种种矛盾、冲突的现象背后都有人对文学价值意义的某种追求，哪怕它是以“反”价值、“非”意义的姿态出现的。因为价值关系是功利关系也是“效

应”关系。对于那些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对人无益的事物,人们是不会把它们纳入自己的实践过程的;反叛、寻求、变异、创新、回归等等诸多文学现象的直接动因,都包含着某种新的文学价值要素的出现和价值意义的追寻。不断的价值重估和价值重构贯穿于20世纪文学的全过程。20世纪世界文学系统的概括和区分,最终将不能绕开文学价值系统的分析。价值重估无可回避。

那么,在这样复杂的文学现象中,是否存在着一种人类共同的、普遍的、可以称之为20世纪的世界文学精神和价值体系呢?从理论上说,人类有其最基本的共同的特性,有最为基本的对于文学的需求心理,而且同处于20世纪这一时间内,应该说在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中包含着某些跨文化的、普遍的文学精神和价值观念。“应该有基本的、潜在的而且是跨文化的人类标准;这些标准超越各种文化,并具有更普遍的人性。没有这些标准我们就失去了批判的尺度”。^②但是,要对这种人类共同的普遍的文学精神进行分析和概括,需要从人类精神本体、文学本体诸层次着手,而不仅仅是对现象的梳理。它所得出的结论,将有助于我们从整体把握本世纪文学的价值意义和它在整个人类文艺史乃至精神史上的意义。然而,即使这种假设可以成立,其结论已为人们公认,它也不能直接作为对具体文学价值体系进行分析的现成尺度。因为人类的需求和价值目标有其共同性,同时又有差异性,何况这个世界本身千差万别。这里提出这个问题意在指出,我们应该具有以人类共同的、基本的、本源的精神需求为内在尺度来理解文学价值的意识,避免以狭隘的时空观念来坐井观天;具体时空范围内的文学价值系统的研究,应该注意到本世纪世界文学的整体格局和价值体系。

20世纪中国文学价值系统的重构过程,既有着本世纪世界文学演变的背景,又有中国的具体特征,它同样充满着相互冲突、悖逆的现象;这种现象不但至今未曾停止,反而愈演愈烈;文学价值

的研究、价值的评价，已经是一个无可回避的课题。20 世纪中国文学价值系统的研究，将以本世纪世界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学作为参照系统，以中国现代人与文学构成的“效应”关系作为焦点和内在线索。

2

中国古典文学历史的悠久和成就的辉煌，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它始终保持着自己独立而完整的系统，取决于这个系统内部不断地自我调节、自我完善。从理论观念到创作实践和欣赏过程，每个环节之间和各个层面之间都有机相融而又能灵活调适。这种自我调节、自成系统的状态得以延续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一文学系统基本上适应着更大的系统——社会历史系统的需要，也大体适应着中国古代人的精神需要。正因为如此，中国古典文学如它赖以存在的社会一样，虽然越到后期越缺乏内在活力，难显昔日的辉煌，却仍使任何形式的反叛和革新终归只起到内部调适的作用，均不能引起整个系统的变化。

近代“文学改良”虽未根本改变这种局面，但是近代社会的变化，特别是思想文化领域的重要变动却在促使人们对文学重新进行思考，并向一个根本的问题，即人与文学的价值关系的重新调整接近。梁启超在世纪初提倡小说革命，提高小说的价值，也是提高整个文学的价值。他在一个新的世纪开始时把文学有现实效用的观点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这与传统儒家文学价值观有某种深层联系，而这个观点影响深远，“五四”之后的文学观及其嬗变都可以找到它的影子。王国维受西方哲学影响，其美学思想和文学价值观与梁启超大相径庭，认为文艺的意义在于人生精神痛苦的“解脱”，文艺作品的价值在于描写怎样的“解脱之道”，文学使人“拒绝生活之欲”和“离此生活之欲”，从而达到对现实的彻底超脱。王国维的观点使我们多少想到它与传统道家美学思想的联系，但是这